

## 春分时节的诗与思

陈皖民

春分至,昼夜分。此

刻,不禁让人想起那句古诗:“春分已过桃花尽,夏至未至柳絮飞。”春分,不仅是一个天文学上的节点,更是一个哲学的思考,关于生命、关于时间与关于变化。

“春分已过桃花尽,夏至未至柳絮飞”,这古诗中的寥寥数字,细腻描绘出春分时节自然景观的独特变化。桃花褪去繁华,柳絮纷飞轻盈,春天的舞台正在悄然落幕,那是生命的轮回与延续,也是大地母亲季节性更迭的无声歌唱。

每当春意正浓时,“红酥手,黄滕酒,满城春色宫墙柳。”这句诗词总能唤醒我对春生机勃勃景象的感知。在这盎然春意之中,我心绪流转,不禁遥想起远方故乡那小山村。那时候父母外出务工,因为我们家没牛,外公只好拿着锄头一锄一锄地把家里三亩地锄好。他手持磨得锃亮的锄头,一锄接一锄地耕作在我们家那片三亩土地上,凉爽的风却挡不住炽热的汗渍。

午间的太阳柔和,但外公年纪大了,身体的汗常拖累了进度。一步一锄,时间久了,他常常偷偷揉腰。我数次恳求加入他的行列,却被他以我还年幼为由婉拒。看着外公黝黑脸庞上滚落的汗珠,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,我的心犹如被针扎一般疼痛。

尤其是夏收时节的到来无疑加重了外公肩上的担子,几亩稻田金黄一片,等待收割,这繁重的任务对于外公一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。于是,我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头的请求,而是选择在他外出买菜煮饭的间隙,悄悄戴上那顶象征着农耕传承的草帽,紧握镰刀,开始笨拙却充满决心地割起草丛中的稻穗来。

当外公从市集归来,看见我在稻田中挥汗如雨的模样,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疼爱。他微微弯下腰,粗糙的大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,嘴角勾勒出一抹无可奈何却又饱含欣慰的微笑,“哎呀,你这个小家伙,真拿你没办法。”他的话语里透着满满的溺爱,“好吧,你就帮帮忙吧,不过千万要注意身体,别累坏了自己。”听着外公亲切又温暖的话语,看着他那满是岁月痕迹却依然慈祥的笑容,我用力地点点头,心中的满足和自豪如同田野上饱满的稻谷般沉甸甸的。

乡村小道上,外公躬耕的身影在春风中摇曳,他的锄头犁开的不仅仅是沃土,更是对生活的虔诚和坚韧,那是一种与大地共生、顺应四时的生活哲学,深深烙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。敬意与思念,如温暖的春风般散开我的情,似绵长的春雨般流淌在我心尖。

春分的到来,既是大地复苏的见证,又是对未来的期盼与展望。在今年春分之际,我与挚友相约结伴踏青,我们行走在嫩绿的田野之间,那些年少时光的点滴,仿佛化作繁花盛开的春景,那些少年悲伤的琐碎,同样成了姹紫嫣红下黄土白骨般的泥,捶打在岁月上,恍若昨日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愿吾孙上下而求索”,我在耳旁好像又听到了外公寄予厚望的话语。在春分,过去那些美好与不美好的记忆都从冰封中回来了,将我的思绪拉回更远的从前。

从前,当春分时节,外公总会用他那双粗厚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,小心翼翼地看护努力学步的我走在乡村的小道上。那时,外公总是身着白底背心,手持锄头,习惯耕作在田间地头。他总说:“春分到了,是该播种的时候了。”春分又到了,曾经那些土地上锄过的田垄都成了如今心里的沟壑,我又思念起已经不在的外公了。

## 繁荣书单



2023年12月  
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 
李严、张玉坤、李哲编

## 《天工巧构：影响世界的长城建筑》

简介:长城是古代建筑,长城是防御工事,长城是军事屏障,长城是一道墙,长城是障碍,是要塞,是关口,是综合复杂的建筑体系,长城是历史遗迹,长城并不仅仅局限在北方,长城也并非中国所独有。《天工巧构》一书的编著团队认真梳理自古以来的处处长城,尤其是刘汉与宋明长城的防御体系,它的边墙、城池、关隘、预警与烽传、驿传、互市贸易系统,更有长城的敌楼、敌台、烽火台、箭窗、陷马坑、暗门、障墙、集薪堆、券楼、塞堡,等等,等等,大量的图片,缜密的构图,五彩斑斓,令人眼花缭乱。该书还初步简略涉及了中国以外的长城,虽属简单罗列,却也令人耳目。

## 叶公好龙

尹石

若问:尔见龙乎?必对曰:否矣。

然,古今,龙,一直缠绕于民,缠绕斯国,缠绕人之灵魂。

十二生肖中以动物为时辰名,除龙为虚,余皆为实。

中国人有重男轻女思维,生男生女本是“天生”的,不以人之意志为转移,但却每被生产者欲择龙年生“龙宝宝”来,以期未来“望子成龙”进而能成“真龙天子”。

龙,既然“神龙活现”地若存若离,虚拟偶像,竟为何物?

传说中,龙是一种极具灵性动物。头生角,须,身长,有鳞,爪。说文解字:“龙,鳞虫之长,能幽能明,能细能巨,能短能长,春分而登天,秋分而潜渊。”——真乃“传说”也!

连韩愈也解龙曰:“龙嘘气成云,云固弗灵于龙也。”《易》曰:“云从龙。”固,龙,云互生,真“神灵”出焉。所谓“来龙去脉”也!乃乎?

春秋时楚国叶县令沈诸梁,名子高,人称叶公。子高好龙:带钩上刻画龙图,四壁画龙。于是“天龙”闻而下窥于牖,尾入堂,叶公惊之,失其魂魄,五色无主,夺门而“桃之夭夭”不知去向!——此寓言启示:

是叶公非好龙也,好夫“似龙而非龙”者也。亦即:“龙”是国人虚构的,是“古老的东方有条龙”,它的名字叫中国,是“中国制造”的名牌,或者叫崇拜偶像,此精神寄托而已。中

国自秦始皇自称皇帝是“真龙天子”以诏示权位的“合法性”,以服天下,以奴众民而已。

之后历代帝王以此自居,百姓夕惕若厉,唯恐“龙颜大怒”呼狂风骤雨而殃及池鱼。

是固,《周易》乾卦上九曰:“亢龙,有悔”,而爻辞曰“用九,见群龙无首,吉”。可释为,当飞龙在天,以致阳极时,会出现物极必反,以致天下大乱,则悔之晚矣。而爻化成群龙无首时则又成为吉象。此辩证有道“妙处难与君说”也!

既然龙忽悠了天下,当应完美无瑕乎?匪也,龙亦有疵时。它“生活作风有问题”!必须揪出示众:它和九个不同种类雌性动物乱性,生出了九种龙子。且如同驴与马交而生出骡子,以致无再传代。故“真龙”不贞,奈乎阴阳?

传,南北朝画家张僧繇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于壁,不点睛。每云:“点之即飞去。”人以为妄诞,固命点其二。须臾,雷电破壁,二龙乘云腾天,未点睛者皆在。

故,凡人未见真龙,而自诩为“真龙天子”也未必是真龙。若把龙作为国之图腾象征、民之祈福之神尚能作民族精神支柱耳!

惚兮恍兮,其中有象;恍兮惚兮,其中有物。混沌世界,假作真时真亦假,虚虚实实,姑且听之任之,反其道而动之。

吾生有幸,居龙蟠虎踞之金陵,宅清凉山上,山下一池乌龙潭水。正所谓: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”矣!



《龙的传人》篆刻



《龙的传人》篆刻



《飞龙在天》篆刻



《有龙则灵》篆刻



《东方龙》篆刻



《飞龙在天》篆刻



《有龙则灵》篆刻



《东方龙》篆刻

## 春天的歌谣

张祖凤

蘸一缕明媚的春光  
给你写信

告诉你  
春风浩浩荡荡,湖水碧波荡漾  
告诉你  
春雨喜从天降,翠柳迎风飞扬  
告诉你  
春雷隆隆乍响,百花渐次开放  
告诉你  
杜鹃声声鸣唱,燕子在归来的路上  
告诉你  
春天已来,花草树木  
又将长出新的翅膀  
告诉你  
无数个梦想和希望  
在风筝的扶摇直上中再次起航



《龙腾祥瑞》许双福摄

## 夜市记忆

傅瑛

具体是哪一年,记不清了,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或九十年代初。一到夜晚,淮北大街上就冒出许多小摊头,集中在淮海路与孟山路交口上。

印象最深的是老上海餐厅附近,一个小小的馄饨摊儿。摊主是一位微微驼背的老人,只卖小馄饨。

那年月的淮海路,路灯不太亮,入夜更是朦朦胧胧。老人的摊头放了一盏马灯,几个小板凳,一张不大的小圆桌。

没人的时候,他包好小馄饨,一排排放着,如同整装待发的士兵;搁了虾皮、紫菜、榨菜碎等各色调料的青花小碗,也一个挨一个,整整齐齐。旁边,是滚开的水。

客人来了,老人站起来,馄饨下锅,

煮开,捞起,浇汤,葱花一洒,香油一滴,齐活。

很长时间里,我们几乎隔上两三天就要去坐坐。喜欢老人那小小的馄饨、喜欢那香味扑鼻的汤,更喜欢坐在并不太亮的马灯下,看着淮北夜间的街景。

有一次,大哥从上海过来,晚上,我们一起去吃馄饨。见多识广的大哥闻了闻碗中的汤,咬了一口小馄饨,惊讶地说:“正经的扬州馄饨啊!老人家,您是苏南人?”

老人笑着点点头,没说话,可那份得意是写在脸上的。

后来,淮北变了。马路上的车越来越多,淮海路、孟山路都要起高楼,夜市不得不另找地方。搬到古城路南面一条小

街上。

这时候的夜市,俨然成为小吃一条街。摊头一个连着一个,叫卖声此起彼伏,食客也更多,更热闹。

可我再也没找到那个熟悉的馄饨摊,没见到那位老人。

不过,在这条小吃街上,我们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最爱——大排面。

摊主是一位大姐,说话明显带着上海口音,干起活来,手脚特别麻利。她的大排面,猪排块大,肉多,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,咬一口,肉汁就在舌尖上漫开,咸中有甜,香得无与伦比。就连汤里的面条,似乎也比别家的更筋道,更有味。

跟卖馄饨的老人不一样,大排面大

姐从来不变,尽管她的顾客一个接一个。引人注目的是,她总是穿着一条围裙,上面有“淮纺”的字样。

不用问了。看她的年龄,听她的口音,再有这条围裙作证,但凡淮北人,都能猜出大姐的身世。

曾经的上海知青,曾经的纺织厂女工,有家有孩子,后来,下岗了……

又是很多年过去,淮北越来越繁华,夜市越来越高档,特别是隋唐运河古镇建起来,入夜,灯火辉煌,人声鼎沸。行走其间,常有不知身处何时何地的感觉。

但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那卖馄饨的老人,大排面大姐。

不知他们现在正在做什么?他们的日子可还安好?